

绝对

档案

恐怖

谋杀

林一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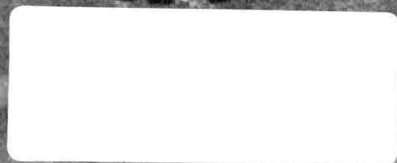
通知单

西苑出版社

绝对



档案



谋杀

林一 / 编著

通知单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恐怖档案/林一编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108 - 559 - 7

I. 绝… II. 林…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353 号

绝对恐怖档案

编 著 林 一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 - 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960mm 1/16

印 数 1 - 3000 册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08 - 559 - 7

定 价 33.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心境	(1)
迟到的报复	(3)
感应	(6)
死亡沙滩	(8)
借刀杀人	(10)
征服	(14)
最后一脚	(17)
谋杀通知单	(20)
悬案	(23)
死不了的伙伴	(25)
我绝不回去	(27)
鬼床	(30)
潜艇之不幸	(32)
上帝之火	(34)
平整的世界	(36)
冰与血	(38)
冰川脱险	(41)
深夜亡灵	(44)
情感与理智	(47)
催眠术	(50)
成功的手术	(52)
失踪的士兵	(55)

新死刑	(57)
难逃魔掌	(58)
维格雷湖的历险	(61)
黑白巫术	(64)
自燃	(68)
士兵的责任	(71)
不安宁的使馆	(74)
铃声	(76)
陷阱	(80)
公海上飘流的古船	(83)
壁橱的秘密	(85)
人豹大战	(89)
出人意料的凶手	(90)
死不见尸	(94)
魔掌逃生	(98)
还魂尸之谜	(102)
饥饿的孩子	(104)
荒林小屋的悲剧	(107)
警察与匪徒	(109)
逃亡的囚犯	(113)
梦与现实	(117)
医生的妙计	(120)
禁区	(122)
最终的胜利	(125)
泯灭的良心	(128)
夺命魔藤	(131)
墓穴里的幽灵纠缠	(134)
死人的抗议	(137)
地狱蜡像馆	(140)

本性难移	(143)
医院惊魂	(147)
幽灵追踪	(149)
夜幕下的罪恶	(151)
活埋	(155)
火口逃生	(159)
一场噩梦	(161)
夜闯鬼屋	(163)
死尸的召唤	(166)
被绞杀的迪蒙	(169)
死而复活	(171)
难逃一死	(173)
致命的报复	(177)
一念之差	(180)
生死之间	(184)
将要被绞死的人	(186)
预感死亡	(189)
哈里特之死	(191)
解剖死尸	(193)
杜唐卡门诅咒	(195)
迷惑	(197)
野性的呼唤	(200)
不幸运的客栈	(202)
家庭恶梦	(205)
天才的表演	(207)
考验	(211)
夜幕下的游戏	(214)
突破蛙围	(217)
冷漠的代价	(219)

大海上的孤舟	(222)
灾荒下的人们	(225)
他跳了下去	(227)
午夜钟声	(229)
你还不来吗	(231)
我的价值	(234)
诱人的赌注	(236)
警长的想法	(240)
不可抗拒的诱惑	(243)
决斗	(246)
战争	(249)
百慕大三角海域	(253)
我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255)
弥漫的血腥	(258)
真的不是谎言	(262)
后 记	(266)

心境

在地铁里，两人男人不期而遇。“早上好，伯林顿先生，我真高兴能在这里遇见你，我们的大作家。”

“你好，你是——？”

“你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一心赚钱的商人，我叫艾德森。”

“谢谢，你看过我的文章？”

“当然，”艾德森举起手中的报纸扬了扬，“我天天花10美分读你在上面发表的那些毫无新意的鬼怪故事！”

“你，”伯林顿不禁有些尴尬，“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就你现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令人骇闻的笔法，你的鬼故事我想是在家里胡编乱造的，毫无头绪，你凭什么让我沉浸其中。相信你的作品，又怎么对得起我花出去的10美分？”

“对不起，艾德森先生，这只是你个人的意见，其他的读者可不是这么看的，你缺乏的是一种心境！”

“心境？什么心境？”

“我会告诉你的，艾德森先生，我要让你心服口服。”

他俩在争论着，争论声随着远去的列车越来越弱，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

仲夏的夜晚，一个冒失的小孩沿着小路穿过茂密而又黑暗的森林，他在找什么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他迷路了，已接近夜半时分了，家也许在很远的地方，乡野的这一带对他并不熟悉。但他是一个意志刚强的少年，知道他家大致所在的方向，便毫不踌躇地借着星光闯进密林，他看小径向右拐弯过去，便沿着这条小径跟过去。

夜空显得很清亮，但林子里却极为昏黑。少年不是凭借光线，更多的是凭借触摸向前行进。真的！他不会就那么容易迷路。两边的树丛是如此繁茂，以致几乎穿不过去。他已走进密林1英里或者更深的地方，这时他惊奇地看见在小径的左边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边缘隐约地射过来一道朦胧的亮光。这景象让他吃惊，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起来。

“这大概是老哈布里的屋子，”他对自己说，“这肯定是从我们那边过来的小径的尽头。唷！这灯光亮在这里会是什么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前推进。一会儿，森林中露出一块小小的、开敞的空地，上面长满荆棘，还残存些已朽烂的篱笆。离他几码远的一条小径显得“清洁干净”，那亮光从房子的没有玻璃的窗洞照出来的。这窗户曾经有过玻璃，但窗扇很久以前就被一群冒失的孩子们拆下扔掉了，这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胆量和向这神秘离奇的屋子挑衅。哈布里老屋背着一个鬼魂出没的灾祸名声，也许没这回事，但即使是不疑神疑鬼的人也不能否认，它已经被人遗弃荒废了——在乡野里这种同样的事情太多了。

一丝神秘、朦胧的光从荒废的窗洞透出来，这在黑夜的荒林里当然不是什么惬意的景象，但他是倔强的少年，大摇大摆而毫不退缩。他的情绪满不在乎，决无妥协之意。他开始走近那屋子。

他走到空空的窗洞向里面探看，他看到一个奇异而骇人的景象——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屋子中央，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散乱的纸片。这人的胳膊撑在桌子边，手托着脑袋，脑袋上没有戴着帽子，一排手指插进头发里。在那根孤独的蜡烛的光照下，靠着火焰的那一小块脸显露着死一样的蜡黄。另一边脸隐匿在深深的黑暗里。少年相信这人已经死了。

这情形让人毛骨悚然，但不是没有诱惑力的。这男孩看不下去了，他感到一阵虚弱，几乎昏厥过去，浑身抖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感到血从他的脸上逃得精光。尽管如此，他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地走进屋子。他并没有明显的意图——它仅仅只是一种惊吓出来的勇气。他强迫他那张惨白的脸伸进明亮的大门里。在这一瞬间，一个奇异、刺耳的大叫，一种尖声大笑，刺破了夜晚的静谧——那是一只尖叫的猫头鹰。那人跳起来，掀倒了桌子，弄灭了蜡烛。这男孩拔腿就跑。

第二天，那个男孩子又回到了这里，身后跟着好几个同伴，身后的人大声地嚷着，讥笑着那少年，他们明显地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男孩一言不发，是啊，一个人声称看见一个死人从凳子上站起来并且吹灭蜡烛，这不会让人相信。

门开着，没有锁，在空空的窗洞前面有一个人，是一个死人的躯体。

他半卧着，前臂撑在躯体下面，面颊贴在地上，眼睛睁得大极了，瞪视着不期而遇的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下巴耷拉着，在嘴巴下边汪着一滩口水。一张推翻的桌子，还有一根微微燃着的蜡烛，一把椅子上，有一些写着字的纸片，屋子里非常沉寂。这些人看着尸体，忍不住呕吐起来。这男孩庄重地站在最前面，以主人的样子看着，这是他生命中辉煌的时刻。这伙人中一个对他说：“你说的没错。”——这是承认的话，其他的人也都默许地点点头。它是对怀疑态度的真诚道歉。

他们悄然退了出来，关上门，却惊起了附近的鸟儿，翅膀发出一阵扑腾，轰地飞走了。

他们没有去翻看地上的散落的纸片，如果看了，他们或许会更惊奇。

纸片上写的是伯林顿的近作，他让艾德森带着它独自一个人来到这密林的小屋在读，如果他能毫不恐惧地读完纸上的鬼故事，那么伯林顿就此息笔。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艾德森已深深感到鬼故事的可怕，却没曾想到这深更半夜，荒无人烟的地方会闯进一个冒失的小孩。

不错，屋里的不是死人，而是一个大活人——被活活吓死的艾德森！

迟到的报复

布斯托下车查看了一番，猛踢了一脚，“完了，水箱和线路全坏了，下来吧。”

我嘟囔着：“我早知道这辆破老爷车不行，你偏要用它做环英旅行，这就是你不听忠告的结果。”

“得了，别埋怨了。”他抬头看了看这漆黑的荒野，“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先找个落脚地吧。”

“是啊，我扭了一下腰，又困又饿，那树林后不是有灯光吗？也许是汽车旅馆，碰碰运气吧。天啦，这是怎么了？”

天又突然下起了雨，来得毫无理由，让人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们把衣领拉起，看见后面一座大房子的模糊影子，那是只有法国贵族才会建的古城堡。这样的古堡与远处成片的英式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很是扎眼。面目狰狞的城堡正面显出一副固若金汤的样子，上面巍巍耸立着一群鬼气阴森的大小塔楼，前面是一条宽阔的壕沟，水面上闪烁着惨淡的月光。

当我们看清了那是什么地方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至少我是停了下来，这样的古堡可不会给我有什么好印象，我也不习惯在那里过夜。

“怎么啦？”见我停下，布斯托问。“这儿不好吗？”

“啊！不，好，可我还是觉得另换……”

“行了，走吧。”布斯托拽着我走了过去。他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带着鼻音但很清晰的女声问我们什

么事。布斯托上前解释，但是门里的那位女士似乎不放心。她说，家里人都去了巴黎，只剩自己和两个女仆在家。对了，她只是女管家。她很抱歉不能接待男士，至于那辆车嘛，尽管放心好了，不会有人动的。

门在慢慢地关上，表明了里面的戒备。一阵丁冬作响之后，门忽然又打开了。我们进入了一间舒适的小屋，显然是女管家的房间。无论如何，从寒冷的雨夜走进这间温暖的舒适的房间，总算不再担心今夜无处栖身了，而法国客厅通常总是高雅过于温馨的。

女管家很快端来了丰盛的晚餐，并代表她的主人詹姆斯·威尔士向我们表示歉意，没能周到地接待我们。

我发现布斯托嚼着食物的嘴忽然张开了，半天没有合上，他的目光瞪在对面墙上挂着的一些肖像画，趁她去厨房拿咖啡时，他转身用一种古怪的语气对我耳语：“这是威尔士家。我怎么会闯到这里，我们家族对不起他，虽然我没有参与，但——”

我一脸惊诧，“你说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

“是的，你是局外人，当然不知道。你知道威尔士家族吗？他是法国的流亡贵族，他流亡到这里，这古堡我猜想就是当时修建的。凭借他的影响和财力逐渐在英皇宫中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后来英宫廷发生了政变，我的祖先俘虏了查利·威尔士，你看就是墙上挂在左边的第三张，并勒索赎金。这个可怜的法国人不知是拿不出还是不愿付赎金，而我们的人又怀疑他把宝藏藏起来了，就把他折磨死了。”

“那个时代的事，现在无法说清。”我安慰道。

“是的，但这并不是最坏的，”布斯托接着说，“威尔士死后第二天，他的遗孀带着可能是付出极大的牺牲才筹集到的赎金来赎人，当时她还不知道他的死讯。即使是魔鬼，当时也应该将她安全地送回家。可是我那个同名同姓的祖先卡恩·布斯托在她回家的路上伏击了她，抢劫了赎金并蹂躏了这个本已痛不欲生的女人，使她疯了。传说后来她变成了一个女巫，她的城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因为人们时常看见或听见这里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或声音。她活着的时候曾发誓要把布斯托家族斩尽杀绝，而且，确实她做到了一部分，她心中充满了仇恨。我真后悔到了这里。”

“算了，那只是中世纪的事，再说也不是你的错，现在我们要离开，该怎么开口？好了，咱们让主人安排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明早尽快离开吧？”我一再安慰。

女管家回来时我故意打了个呵欠。布斯托会意，也打了个大呵欠。老管家当然明白，就问先生们是否愿意去看看房间，我们向她表示感谢，说这正

是我们所希望的，她拿起一根蜡烛，要我们跟她走。

“先生们太累了，只好将就些了，”她微笑着说，“这里最好的房间都拆除了，我不得不把你们安置在管家的房间。希望您理解我的困难，我相信您会谅解的。”

我们跟着她走进了一条长长的石砌走廊。

“这全是15世纪的，”她举手指着上面的穹顶说，“可是您太累了，所以我不再讲这些历史来烦您，那些过去的事情太悲惨了，太悲惨了。”

布斯托轻轻捅了我一下，向我摇摇头。

我们进了一个大得有点阴森的房间，女管家留下蜡烛，礼貌地道了声：“晚安，”就走了。我和布斯托不由得举着蜡烛细细打量起这个房间来，里面的家具摆设的古老自是不用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墙上满是壁画。虽历经多年，却栩栩如生。画的好像是威尔士家族的宗谱。有布斯托不认识的，也有刚才在客厅看到的，其中的两幅最是明显：一幅是查利·威尔士被俘受酷刑的场面，在他旁边站着卡恩·布斯托，被画成了一个邪恶的人物，面露狞笑。另一幅画的是威尔士遗孀受辱的情形。我转身看布斯托，他一脸惊恐，仿佛看到了那血腥故事的重演，喃喃说道：“太不可思议了，罪恶的一切……”

我移步过去，又发现在壁画下面供着一个雕刻的短腿野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它长着象的鼻子和深陷的猪眼，鼻子下面，从两排东倒西歪的白牙中间伸出一条血红的长舌。在它的底座上还刻着一些中世纪的古文字，我仔细看了看，能看懂其中的一部分，大意是说这是威尔士和他遗孀的魂灵所在，他们走了，将由这神秘的野兽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

我没有告诉布斯托这小玩艺，看着他面无人色，张皇失措的样了，我不忍再吓唬他。

“走吧，”我说，“这房间太恐怖了，我们要求管家另换一间吧。”

“不，不，我是一个有良好教育的绅士，我不能让人耻笑，熄灭蜡烛，上床休息吧。明天再说。”

我没再言语，脱衣躺到了床上。

一个小东西从我眼前飞过，我从床上跳起来。我揉了揉眼，向四周环顾，我看到那是对面墙上飞来的。

“天啊！这是什么？”布斯托喊道。

布斯托一把抓住我。当我望过去时，我也感到了恐惧，一双恶毒的猪眼在他脖子上绕来绕去，呼呼有声，短短的几秒钟，我惊慌地看到布斯托那张充满恐惧的脸，痛苦的眼神和扭曲的嘴唇，那由恐惧而进入疯狂的神态。布

斯托的指甲抠入我的肉里，他惊叫着：

“上帝啊！它咬我，你看，它……”

这时我仿佛听见什么撕裂的声音和一声幽怨的尖叫，然后是一声垂死的惊呼和恐怖的喘息。布斯托抓着我的手逐渐松开了，“砰”地一声倒了下去。我扑到桌边，点起昨晚的蜡烛。

“布斯托，”我嘶哑地喊道，“没事了，都过去了……”我没有再喊下去，我被眼前的场景吓住了。

地上躺着布斯托，那个小野兽正爬在他的脖子上，两排牙齿深深地咬了进去，它的眼中充满了仇恨的目光！

感 应

“对我而言，我看到了悲伤的离别，灵魂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候从肉体上分离出来，在血与火中，路过我的身边，飘向了那无人知晓的不归路。”魏尔德·马希合上书，却久久不能入睡。马希寄住在朋友的家里，远离家乡千里。3年前，他抛下家人来此创业，通过不懈的努力，生意渐有起色，他准备年底就回家，带着挣来的钱款和久别的妻子重逢。

令人遗憾的是，一场不可预见的灾难毁了他的生意，他已经宣布破产，回家团圆的打算已经破灭，妻子好久没有来信了，她还好吗？没钱，怎么有脸回去见她，生活是如此的不如意……

马希迷迷糊糊走了出去，他一度想到了一了百了，那么整个世界都清静了。但妻子、孩子还在那儿等着他呢。

马希毫无知觉地走出小镇，他茫然地站在一座矮矮的小山上，俯视脚下茫茫的森林和田野。满月低低悬挂在西边天上，它只要挂在那里，并不需要去考虑什么，自然的一切其实都和它没有关系。月光朦胧地洒在大地上，山山水水里的更低的地方则隐藏在黑暗中，但高高的树用鲜明的轮廓映衬出明净的夜空。二三座农舍从薄雾中显露出来，但它们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确实无疑的，里面是明亮的，点着灯。任何地方都没有显出有生命的迹象或暗示，除开远处的一只狗的稀疏的吠声，那吠声呆板地反复着，使得这凄凉的景象显得更为凄凉。

马希站在这并不熟悉的环境里，凄凉的景象感染了他的心境，他此时也

许会自然地想到家中发生的不幸，以及不幸给他生命所带来的痛苦的变化。他觉得死亡现在离他很近，而他也就要行动了。

一条曲折的小路在满月下闪着白色的光，闯入他的眼帘，随着小路的走向他向远处望去，那里竟然升起了灰白而模糊的薄雾，从那尽头走过一群人来，定睛一看，竟是那样的熟悉，有他早逝的伙伴、故去的朋友，以及许多健在的亲人乡邻，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寂静地又冗长地从阴暗的地方列队而出，慢慢地向前移动，路过他的身边；又转入那阴暗的小路另一尽头。没有任何声响，听不到脚步声，也听不到谈话声。

马希害怕了，转身就要逃走。还没走多远，他发觉周围的景物变得更清楚——明亮起来了。一切罩上了一层柔和的红光，在红光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映在他面前的路上。“月亮在升起来。”他心里说。这时候他想起，这差不多正是新月出现的日子，但又不对，如果月亮是在它这一个可见的阶段，它早该下去了。

他于是停下来，转着脸要寻找在迅速扩大的亮光的来源。但是不管他向哪个方向转，他的影子也跟着转，始终在他的面前。这太奇怪了，他怎么也弄不懂是什么道理。他重新又转，地平线的东南西北都转到了，然而他的影子还是一直在他面前——而光源一直在他背后，“一种静止的，可怕的红光。”

马希好像快要麻木了，这怪异的事情居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难道是一场梦？他狠狠掐了一下手腕，真切的疼痛使他不得不正视现实，腕上的表针被红光照得格外显眼，现在是凌晨1点整。就在这时候，那神秘的亮光一下子亮到顶点，几乎把他的眼睛都照瞎，照亮了整个天空，使星星都隐没了，还使他的影子变得其大无比，横跨面前整个全景。

就在这非人世间的神秘强光中，他看见离他不远，显然是凌空，是他妻子的形象，她穿着睡衣，抱着他的孩子。她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看，而她的眼睛的神情充满了忧怨与痛苦。

那阵强光很短暂，接下来是一片漆黑，然而他妻子的形象依然是白的，一动不动，接着感觉不到变化地一点一点消退，直到消失不见，就像眼睛闭上以后视觉暂停那样。但奇怪的是它只是女人的肩部以上，肩部以下就看不见了。

这里一下子一片漆黑，这也只是比较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他周围的东西渐渐又显露出来了。

马希真的迷惑了，他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为什么会出现这不可理喻的景象。他丧失了理智的感觉，他带着可怕的热望寻找着神秘的理解，但这个寻找只是一个徒劳的事，当他从出神的状态中惊醒，太阳的轮廓已在小

山的上方清晰可辨，但是在这种新的状态下除了白天的阳光外，他没看见另外的光。他的理解力已陷入疑惧的混沌中去了。

马希发狂似地瞪大眼睛，脸灰得像老鼠。他几乎是前言不搭后语地把夜里碰到的怪事对朋友讲了一遍。

“再去睡会儿吧，我可怜的朋友，不要灰心，生意也许还会好起来，家人也不会有事的。”朋友安慰他。

这天晚上，马希的家里来了一封信，他的家失火了，由于房屋全是木质结构，因此，亲戚、朋友费尽了心机也没有把火扑灭，他的妻子抱着孩子蹲在浴缸里，等消防车好不容易从小道上开过来，已经太晚了。房屋塌下来的那一刻正是凌晨一点！

死亡沙滩

这是一座很小的叫索克罗的海岛，岛上住着巴布亚族的岛民们。

地理学家史蒂和他的司机开着越野车来到了这座小岛，刚一下车就被这里的恰人的海风和纯朴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住了。他稍事休息就要去海滩，但村民们挡住了他，他们说这里的大海已被恶魔控制，因为：

海面起风的时候，常常有人看到海水的浪头闪闪发亮，星光一样向海岸移来。狂风大作巨浪滔天的黑夜，岛民们还在海滩上看到一串串发光的脚印，那脚印能忽地腾起火焰，几秒钟后又消失不见。

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吓得浑身发抖，在以后的风雨之夜，谁也不敢再往海边去。

“这一定是恶魔在惩罚我们啊！”岛上的人都这么说，他们把这种奇怪的光越传越神秘。

开始时，发光的脚印只出现在海边，后来竟连小镇的路上也有这种蓝色的火苗在燃烧。小路上燃烧着的火苗形成了一串链条状，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小路上走过，每走一步，就会留下一个发光的脚印。

也曾有胆大不信邪的岛民去过那里，想探个究竟，浅尝辄止的人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迹象，而走进沙滩深处的探险者却再也没有回来，岛民们都相信那些人是被着不见的恶魔掳去了。

史蒂听了微微一笑，并没有太在意。第二天，狂风大作，海浪排空，史

蒂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因此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去看个究竟。他费尽了口舌总算拉上了几个曾经去过的人带路，司机开着车跟在后面。

天已是黑沉沉的了，涌向海岸的浪涛里，闪动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星光锁链一般向岸边移来。沙滩上不时腾起淡蓝色的火苗，这边一下那边一下，忽地闪过又忽地熄灭。

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那几个人再也不敢往前走，他们掉头向后跑去，嘴里喊着：“别让恶魔抓住我们！快逃命吧！”

史蒂看着如兽状奔逃的人们，知道拦也拦不住，只好独自朝沙滩走去。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史蒂走过的地方，出现了一连串蓝色发光的脚印，每走一步，就会有一个新的闪光的脚印产生！

史蒂摇了摇头，挥手招了招司机，司机一踩油门跟了过来。

史蒂坚信这是一个神秘的自然现象，绝不是什么鬼怪。这时，淡蓝色发光的车印在车后闪亮，史蒂跟在后面细细捉摸着。猛然，他发现发光的车印里有一种闪动的颗粒，这一定是什么发光的生物，他抬头呼唤司机，却看到司机在拼命地踩油门，扭动着身体在打方向盘，车竟没有一点移动，而且还发出很沉闷的声响。司机探头朝外一看，啊！他惊叫起来！

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汽车轮子竟已深深陷入沙滩之中，而且还在不停地陷下去！

车身渐渐沉下去，连车门也打不开了，再过一会儿，也许会连驾驶室都要埋进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史蒂！救救我！”司机绝望地狂叫起来。

史蒂也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好半天，才喊了一声：“快跳出来！”

司机已大汗淋漓，他死命撞开了车窗玻璃从那个破洞里钻了出来。

车身还在往下陷着，司机趴在沙滩上喘着粗气，回头再看，只剩下一个车顶，转眼之间，就像陷入了沼泽里似的，汽车完全消失了。

“快过来！”史蒂大声地喊道。

司机站起身，还没有迈步，却惊叫起来：“不好！我又被吸住了！”

“天啊！快帮我一把！我正在往下陷！”司机拼命地想拔出双腿，可沙滩下面似乎有更大的力量拉住了他。他越是挣扎，身体越往下陷，使他几乎躺在沙地上。

史蒂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被这突发的险情吓得手足无措。

史蒂解下皮带扔过去，想用它拉出伙伴，但此时司机已无法抓住皮带，他躺倒在沙地上，大面积的流沙渐渐埋住了他的身体。流沙像一个魔鬼，死死抓住这个年轻健壮的人。于是，就在史蒂的眼前，他的伙伴消失了。

四周的沙地里似乎还回荡着司机的恐怖的叫声。

“史蒂！快救救我……”短短几分钟，司机彻底消失了。

史蒂没有流泪。事情太突然，他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会这样消失掉，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梦境里。

看看天空，天空还是那样阴沉，海水还是那样疯狂地翻腾，而他的伙伴却永远不见了。

借刀杀人

基廷坐在沙发上，摸着脸上的伤口，心中愤愤难平，昨晚，他追捕一个小偷，从自己的辖区一直追入吉格警官的辖区，好不容易逮住那家伙，铐住他正要回警局，却遇上了喝醉了酒的吉格，他是个好警官，但就是有酗酒的缺点，结果为了谁具有优先抓捕权，两人吵了起来，小偷被他醉醺醺的一拉，手铐划破了自己的脸，这小子，哪天非得给他点厉害尝尝，他还记得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电话突然响了。是兰德尔打来的，让他尽快过去一趟。这个大赌场的老板为何在深更半夜让自己去他那儿？基廷真的很纳闷。还是去吧，这种人还是少惹他为好，基廷带上枪，嘟囔着走出门去。

兰德尔的副手给基廷开了门，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下一段昏暗的楼梯，来到一间像是俱乐部的聚会室。胖胖的兰德尔正和他的一帮同党玩着牌，周围站满了他的手下，基廷第一次站在这里，面对兰德尔那庞大组织中的这么一大批手下。

兰德尔站了起来，笑着说：“我听说你昨晚和吉格发主了口角，不错。他还用手铐划破了你的脸，啊！”

“他喝醉了，挑衅我。”

“噢，好了，我只是碰巧听说。可能你更想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吧。”

基廷向四周看看，耸了耸肩。“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想你是本区的最好射手？”

基廷向后退了一步，但是他的嬉笑声使他停住了。

“别着急，我的意思是我的手下需要一些指导。我出好价钱。你带枪了吗？”